

贰零壹柒

中国作协创研部
选编

201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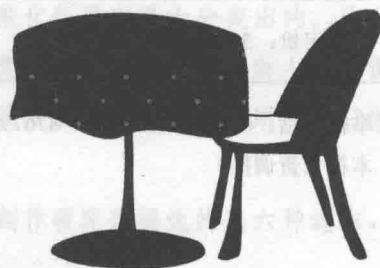
中国
中篇小说精选



2017年

中国 中篇小说精选

中国作协创作部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2017 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 / 中国作协创研部选编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1

(2017 年选系列丛书)

ISBN 978-7-5702-0062-7

I. ①I2… II. ①中…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97702 号

责任编辑: 杜东辉 李倩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泓润书装

责任印制: 邱莉 胡丽平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鄂南新华包装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35.375 插页: 2 页

版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550 千字

定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编选说明

每个年度，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云蒸霞蔚，气象万千。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然而，时间的波涛不息，倘若不能及时筛选，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湮没的。观诸现今的出版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专题性的、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则甚为罕见。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与我部合作，由我部负责编选主要选本，由他们负责出版，向社会、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此举实属难能可贵。

这套丛书中的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报告文学卷、散文卷、诗歌卷和随笔卷六种由我们编选。

我们的编选方针是，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题材热点、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同时，我们坚持风格、手法、形式、语言的充分多样化，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

我们认为，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引导、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除了示范、引导价值，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资料文献价值、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的这六种选本，雷达同志总负责，具体的分工是：

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

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

报告文学卷由李朝全同志负责；

散文卷由韩小蕙同志负责；

诗歌卷由霍俊明同志负责；

随笔卷由纳杨同志负责。

中国作协创研部

目 录



水 墨

尤凤伟

- | | | |
|-----|-----------|------|
| 001 | 水 墨 | /尤凤伟 |
| 043 | 水岸云庐 | /蒋 韵 |
| 071 | 红豆生南国 | /王安忆 |
| 106 | 花满月 | /方 方 |
| 134 | 鲜花岭上鲜花开 | /徐贵祥 |
| 185 | 南北货行 | /林那北 |
| 209 | 清澈之水 | /杨少衡 |
| 256 | 病 房 | /杨晓升 |
| 306 | 魔伽吒 | /余 耕 |
| 349 | 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 | /肖 勤 |
| 397 | 夜里闭不上眼睛 | /阿 宁 |
| 432 | 松林夜宴图 | /孙 频 |
| 484 | 双生梦 | /晓 航 |
| 534 | 给张杨福贵深鞠一躬 | /张学东 |

的笔法和墨色的开不重、不为别的，只为名气尚欠，难以进入圈内者的视野。这同是某画家因故缺席，与他相熟的艺术家兼主持人章海向本次笔会主持本席面致歉意，美籍主席则老力齐，郑泰为礼仪加入。小童坐在太师椅上，摆长或花鸟的章海对环境的欣赏山水甚为赞赏，杨其笔属的厚厚华滋颇受圈内称有“五笔七墨”造法的黄宾虹全材之佳，私下里还不禁为他的不被圈内接纳感到不平。可以说，章海是位心有志趣且愿与其交往的圈内为数不多者。

在临川市夏成福家的会议室里，华裔地产的韩总与画家一行进行了面，昌老一一介绍，介绍到谁，韩总便对其合掌点头道声欠笔太多。这使韩总场面客套，章海在电话，想当然不无出类拔萃，却快置不上名声死输，也

水墨

尤凤伟

一

起床后，圪泉为昨天画就的一幅画题款：

山居图章樟兄补壁辛卯冬月圪泉于云涧斋。

该题款包含的信息为：画者圪泉于云涧斋作山居图，赠予一个叫章樟的人。一目了然。

圪泉退后一步端详着刚画毕的山水画作，脸上露出欣意，遂搁笔用印。

出门前，圪泉抬眼望望窗外，对取衣帽的老伴说句：天好，把画晒晒。老伴没应声，只像他一样把眼转向窗外。天空晴朗，万里无云。

圪泉随本市一伙知名画家外出赴约笔会。这是书画家的经常性活动。或者是艺术生活一重要组成部分。活动程式为：主办方（买家）把画家（卖方）接过去，作画、宴请，然后画家留画作，主办方付“润笔费”。笔会宣告圆满结束。各得所需，皆大欢喜。说起来，这类盛行于当下书画界的笔会圪泉参加的并不多，不为别的，只为名气尚欠，难以进入组织者的视野。这回是某画家因故缺席，与他相熟的艺术馆主任章樟向本次笔会主持本市画院院长、美协主席冯老力荐，圪泉方得以加入，小鱼串在大串上。擅长画花鸟的章樟对圪泉的泼墨山水甚为赞赏，称其笔墨的浑厚华滋颇受被人称有“五笔七墨”技法的黄宾虹金针之度，私下里还不断为他的不被圈内接纳鸣不平。可以说，章樟是他心存感激且愿与其交往的圈内为数不多者。

在临时布置成画室的会议室里，华腾地产的韩总与画家一行见了面，冯老一一介绍，介绍到谁，韩总便对其合掌点头道声久闻大名，这也并非场面客套，来者在电视、报纸都不乏出头露面，即使算不上名声远播，也

算混得脸熟。一来二去就介绍到圪泉，韩总望着他稍稍打了个诨，又照样说句久闻大名，即使再迟钝的人，也都会从这吊诡的停顿里体会出其中的意味，画家们彼此交换着不言而喻的眼神。圪泉本人有种被掌掴的感觉，额头沁出一层细汗。他后悔不该来，自取其辱，甚至埋怨章樟好心办了件让自己难堪的事。

寒暄过后，画家们开始作画了。纸墨主办方已提前备好，并由工作人员帮画家铺于长桌。当画家们噤里啪啦从包里拿出作画家什，室内便入静，一派肃穆气氛。

进入创作，圪泉努力去除适才的难堪不快。有句话叫忍辱负重，这当是无名之辈经常面对的纠结。他先画了两个“斗方”，一幅“二牛”，一幅“双荷”，看看觉得意趣俱在。然后开始画他拿手的大写意泼墨山水。大写意不仅是技法，更多是意境，从古至今的画人都孜孜不倦以从逆境中求生机，圪泉亦是。只是他的有些“出格”的写意画法不被圈内认同，甚至不断遭人诟病，有说是缺少基本功的一味“乱弄”，也有说是对张大千的拙劣模仿。他当然予以否定。一是自己的基本功扎实，干“细活”也不逊于任何人，至于模仿，倒是张大千早被徐悲鸿称其为“五百年来造假第一人”，自己真要模仿个什么人，也不会选中张大师呀。他心里清楚，自己是受中学美术老师吴其治启蒙，习学泼墨技法，而吴老师心中之师为黄宾虹，只因已故去的吴师一直默默无闻，人们才没由黄挂连到他。当为无名之悲哀。

叫《山高水长》的画很快作毕。说山，只是一道顶天立地的悬崖，通体墨透。说水，只是从崖边斜插下来的一道水流，于黑中托出一道羊肠样的白线。他觉得气势意蕴俱显，足可交差。他搁下画笔，侧目看看两边，他人尚无竣工迹象，仍埋头精工细作。韩总一干人分散各处观赏，居冯老身后者多，足见对这位画坛大佬之推崇。

一时间，圪泉觉得有些不适，担心自己的过早收笔会被主办方认为敷衍，不认真，遂重新拿起笔来增添些笔墨，端量来端量去，只觉无从下笔。又放下。最终大家陆续放下笔来，大功告成。韩总向大家道了辛苦，感谢，却又提出求一幅合作山水，说此画今后挂在会议室里，作为“镇室之宝”。这要求并不过分。于是，一张一丈余长的大纸便铺上台面，浩气顿生，不由让人想起那句“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名言。

场面端的微妙起来，画家自觉地向后撤步，有的撤到了墙根，吸烟者开始吸烟。所谓合作，并非悉数参与，画山水，由善山水者为，画花鸟，由善花鸟者为，当然最后如数签名。这时章樟踱到圪泉身后，悄声说句：圪泉兄，说句公道话，今天应由你“开笔”才是，别人开不出气势。他不

予置评，说句你要的二龙山带来了，走时给你。章樟说好。章樟所说的“开笔”指合作一幅画作先由某人落下第一笔，有“剪彩”意味儿。一笔定乾坤勾勒出大的轮廓走向，余者则添砖加瓦，以成其作。一般说来，当由最具权威者担纲，而担纲不仅看艺术造诣，更多看官职，固有名望。由此而论，本次合作“开笔”非冯老莫属，章樟抬举圪泉，圪泉也晓得并非是他的誉词，比较符合实际。只说冯老，虽说也以山水见长，也写意，但工笔的写意与真正的意笔却不是一回事。若让他在丈余长的大纸上一笔勾勒出其山脉大势，只恐气魄不逮。而他，则全然不成问题。当然这些只能在心里想想，说出口那可犯大忌，要引人口诛笔伐的。

冯老还算是个忠厚长者，谦逊了一番，方提笔在纸上奋力一挥，众人一齐鼓掌。

随后就由冯老点将，从来者中挑出几位擅长山水的画家上阵。当中没有圪泉。

中午宴请，席间热闹得很，话题流转犹如蒙太奇，一会儿是社会上五花八门的传闻，一会儿又转到画界本身的一些是是非非，趣闻轶事，比如某名画家流水作业创作模式，是耶非耶，比如某些名家的画拍出天价，实耶虚耶，等等。当然也涉及目前国画创作的种种现状。圪泉不大说话，听，也走神，想到刚才“合作”的那幅被韩总赞为佳作的《云山雾罩》，就觉得滑稽可笑。其平庸那是一眼便看得出来的。

话题不知怎么又转到已故画家李可染身上，由李可染的逆光山水又谈及他的两位老师齐白石与黄宾虹对他的影响。对此圪泉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李可染最大的受益来自他的启蒙老师钱食芝，只是当代已没有多少人记得画出著名的《四季屏》的钱大师了。

这当儿，兜里的手机响了，圪泉离席到走廊里接听，是老伴，说晾在院子里的画丢了好几张，他问是不是叫风吹跑了？老伴说哪有风，他说那就是叫人拿去了，算了算了，就把电话挂了。

二

回到家，见老伴已将收回的画叠好，堆在画案上。他问老伴丢了多少有没有数，老伴说数了，晾出去五十五张，收回五十张，不就是丢了五张么？他嗯了声，说丢就丢了吧，有人喜欢拿回家挂挂比老压箱底强。他嘴里这么说，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他一向不把自己的画看得有多“金贵”，也不张罗着卖。只是因家住底层，潮湿，需不时拿出去晾晒，艺术品随便往冬青上一搭，说起来有失雅观，自己不当什么，别人也就不当什么，来

个顺手牵羊也在情理之中。

小事一桩。

老伴说：已经报警了。

什么？圪泉没听清。

老伴又说了一遍：报警了。

圪泉这遭听清楚了，望着老伴连连摇摇头说：胡整胡整，多大的事，还报警，吃饱了撑的。传出去别人也见笑。

老伴说：我也这么觉得，可越东……

越东？

老伴就讲了报警的过节：就在给圪泉打电话不久，圪泉的学生高越东来了，听到画失窃的事，二话没说就拿电话要打110，她拿不准，问要不要告诉你老师？越东说事明摆着，根本不用，就把电话打了。

越东他人呢？圪泉问。

老伴说，让派出所叫去了，说做笔录，做完回家了。

越东的本职工作是中学美术教师。跟他学山水画多年了，不大长进。琢磨是不是打电话给他问问报案情况，想想又作罢。

圪泉打了一会儿怔，说句：过几天去旧货市场买个樟木箱子，防潮防虫，画就不用来回搬弄了。

中午多喝了几杯，圪泉上床睡了一大觉。醒来听见老伴和越东的说话声，便起身来到客厅。听两人说的是越东筹备结婚的事，女方小秦来过几回，也跟着越东叫老师、师娘，印象不错，觉得配越东足够。

圪泉望着越东说：你也太急促了，报啥个警哩。

越东说：报警是正当防卫。

圪泉说：让人知道了笑话。

越东问：笑话啥？我说给小秦听，小秦说报警没问题。

圪泉说：咱的画，还没到那个分上，弄得兴师动众……

越东自然懂得老师的意思，反驳说：老师的画，怎么不到那个分？多少懂点画的人都有数，只因为有……

圪泉自然也晓得越东后面省略的是什么意思，可越东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事，特别在文艺上，一人有一人的志趣各有各的标准。就说每年的艺考，从几千人中取几十名，这几十名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不见得，再说画家这行当，爆大名的一定是大师？也是不见得，还有，一张画卖几百万几千万道理何在？问题在于，这就是现实，是谁也扭不过来的事实。

他说越东别想得太多，赶快给派出所打电话，这事让他们别管了。

撤诉？越东问。

撤诉。

越东还要分辨，让圪泉用手止住。

越东甚不情愿地打这个电话。虽听不见对方说什么，可从越东的话里能听出事没谈拢。

果然挂了电话越东说：不行了，晚了，人家说已经立了案，报了分局，这事停不下来。

圪泉不说话了，只是摇头。

越东安慰说：老师，这事别太放心上，咱的画是有价值的，偷，就是取人财物，犯法，就应受到应有的处罚。

老伴附和说：就是嘛。画值钱不值钱都不是潮水潮上来的，点灯熬油……

行了！圪泉把她喝住。

越东吐吐舌头。按计划晚上要跟老师学画，见老师为这事情绪不佳，便知趣地告辞。圪泉也没留。

从此，圪泉心里总有些忐忑，分明不是丢了东西，倒是自己做了回贼。

三

到“案发”第四天，派出所来了电话，让圪泉去一趟。走在路上还寻思争取把案子撤了。进了门，人家别的不说，接着就让他看监控录像。场景熟悉，是从自家楼前摄向对面的绿化带，冬青墙上搭晒着一幅幅水墨画，虽看不清细部，他也晓得是自己的作品。很快一个穿蓝工装的男子走进画面，又径直走到“画廊”前，四下看，然后快速从中选了几张，叠巴叠巴装进工装口袋里，随之转过身走出画面。

他“哦”了一声。

认识他吗？陪他看录像的那个尖下巴小警察问。

嗯，认识。

他是谁？

老邱。

哪个老邱？

物业的老邱。

你认准了？

他点点头。

行了。几个警察互相看看露出释然的神情。

倒没再问别的，就叫他回。

他没立马走，问：老邱是熟人，撤案行不行？

尖下巴小警察不耐烦地说：不是对你讲了吗？盗窃案属公诉，受害人无权撤诉。

另一年纪大些的黑脸警察哼了声，说：奇怪得很呐，帮你找回损失的事，还推三阻四。熟人咋？他偷的不也是你这个熟人么？

他还想说什么，尖下巴小警察向他摆摆手，说我们忙，大叔你回去吧！

回到家，老伴问到派出所的情况，他告诉老伴，事是老邱干的。

老邱？扫楼道的那老邱？

他没回答，只在心里寻思：这个老邱也真是，喜欢画，上门讨就是，也不会不给，干吗要这样？这么想时，老邱那一抻一抻的水蛇腰以及瘦削的刀把脸便现在眼前。老邱来物业干活好多年了，管打扫卫生以及修剪苗圃。后来老伴也来了，带来一个三四岁很皮实的小孙子。据说儿子和媳妇离了婚，孙子留下了，由他老两口照顾。刚从乡下出来的孩子混在小区般大孩子中间很扎眼，小脸黑红黑红，穿戴也土气，可小身板结实，大冬天不戴帽子，穿着单薄在风雪飘飞的院子里跑来跑去。每当有人提醒老邱别把小孩感冒了，老邱总是笑呵呵地说不怕不怕，在老家还光着脚呢，习惯了……也有住户把自家孩子穿剩下的衣服送他，他总是千恩万谢。无论怎么说，老邱都是个老实人，与小偷不搭界，可……

垢泉不住地摇头。

这可咋好哩。老伴犯起愁来：不会把他抓起来吧？

垢泉陡然想起什么，看着老伴说：你下去找找老邱，叫他上来一趟，对了，叫他把画带着。

老伴晓得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把画题上款，就是送不算偷了，这办法好，遂赶紧出门。

没过多久老伴一脸懊丧地回来了，告诉说：老邱回老家过年了。

垢泉一脸的无奈，摇头不止。

可不是，再过两天就是阴历小年了。

四

那天章樟来电话，说弄了点纸，送过来，忙年，不进家了，让垢泉到楼下接。

垢泉心里挺高兴。作为业余画家，用纸常捉襟见肘。“资源丰富”的章樟成了他的坚强后盾。

远远看到章樟那辆灰色帕萨特驶来，心中突然生出一个念想：刚遇上的糗事不妨让他帮帮忙，他交际广，和公安也熟，让他从中协调协调，把老邱托出来。

于是，车停下，他打开车门，坐到副驾驶位上，把事一说，章樟先是笑了，说蹊跷事一桩呵，又说应该没问题吧，你等我电话。他是了解章樟的，人靠谱，办事举重若轻，他说没问题就没问题了。就宽了心。

回到家，老伴告诉他儿子从深圳来电话，讲不能回家过年了，小孩姥姥病了，一家三口要赶去郑州探望，在那里过年。他没吱声，心想不回来就不回来，少些事还能静下心多画几张画。

老伴又告诉他派出所也来过电话。

他一下子紧张起来，问说什么？

老伴说通知咱，案子破了。

破了？他吃了一惊，这么快呵。

老伴说：盗画的就是老邱，承认了已经从老家抓回来了。

刹那间垢泉全身僵住，舌头也僵：你，你说……

老伴重复一遍刚才的话。

良久垢泉才缓过神来，想了想，把刚脱下的鞋又穿上，返身下楼，一溜小跑来到一街之隔的派出所。进门碰上那个让他看录像的尖下巴小警察，小警察正站在亲民台前和里面的女户警说话，认出他后欢快地说：老先生祝贺你，案子破了，嫌犯已抓捕，只是画追回三张，另两张叫他卖了。

垢泉不关心这个，急问：老邱他人呢？

小警察拉他到会客区的沙发上坐下，说嫌犯被关着。

垢泉问：关在哪儿？

小警察说：地下室。

垢泉：我想见见。

小警察：这不行。

垢泉：为什么？

小警察晃晃脑袋：不合规定，再说见也白搭，他交代那两张画在集上卖了，已无法追回。

垢泉一时不知说什么。

小警察含笑望着他，说：以前不知道，原来老先生是名画家呵。

垢泉不接茬，问：你们想把老邱咋样？

小警察的脸笑开了，说看您问的，不是我们想把他咋样，而是法院，案子最终由法院判。

圪泉：能判刑？

小警察说这就得看案值了。

圪泉：案值？

小警察说：就是被盗的画值多少钱，依本案情况，恐怕嫌犯凶多吉少，要判刑的。

圪泉一惊：几张画就判刑？

小警察眼里露出崇拜的神情，说老先生的画每尺过万……

圪泉意识到这过万数字是越东报案胡写上去的，便解释：没有没有，没那么高的。

小警察摇了摇头，说：人家都是往上抬，老先生却是往下压，真是谦虚呵。不过从法律上说，画值多少，最终得由专门鉴定师来鉴定。

听到这个，圪泉略微放了心，他心里有数，自己的画从未卖上价钱，鉴定师也不能凭空往上抬。

小警察说：很希望能得到老先生的墨宝。

圪泉回句：行。

小警察连忙道谢。

圪泉想想问：啥时能放老邱呢？

小警察说：拘留是有时限的，下一步是逮捕还是释放，还得看鉴定结果。

圪泉问：年前没问题吧？

小警察说：很难讲。

圪泉有些急：可老邱一家要过年呀。

小警察眼望着圪泉说：老先生作为原告能替被告着想，难得哩。不过，这案子我们这里已不大好操作了，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让所长去找上面催……

圪泉说：我现在就想见见所长。

小警察说：所长出差了，两三天回，回来我给你打电话。

圪泉也没别的办法，默默点了下头。

小警察把圪泉送出门，在圪泉耳边悄声说句：下次来，画带来，对了，给所长也带一张，他十分喜欢。

他应承。

回到家，圪泉立刻给越东打电话，问他每尺万元是怎么回事。越东说万元确实是他写上去的，就算有水分，也可以理解。他火刺刺说：理解

啥？为咱几张画让人家坐牢？越东说咱自己说值多少钱不管用，最终还是鉴定师说了算。

他无语。似乎有所安心，因为按小警察所说请所长到分局说说，加快节奏，回家过年当不成问题。

五

就在圪泉去派出所为老邱说事的当晚，章樟打来电话，耳机里嘈杂一片，一听便晓是在酒场上，甚至从章樟的声音里能闻到满嘴酒气。说现在他与报社文化部唐主任在一起。圪泉“嗯”了声。唐在搞活动时见过，但不熟。耳机变得安静，他知道章樟从房间里出来了，章樟的口吻变得神秘，说圪泉兄你有好事了。他想是不是老邱的事说成了？似乎不像，遂问句啥好事？章樟说在电话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要不你赶过来吧。圪泉犹豫起来，赶半截子酒场是有失身份的。那头的章樟当然会想到这个，说圪泉兄就别在意了，我也刚知道消息赶过来的，除了唐主任，还有北京来的一位鼎鼎有名的画界大腕，大腕说今天在分局看到你的三幅作品，赞赏不已，想推一推你，也有些具体想法，你过来认识认识，一起把事合计合计，这事千载难逢……圪泉听着听着身上不由发起热来，心也加快跳动，他明白这事确是一件难得一遇的好事，不仅对他，对任何一个尚未出头的从艺者都是梦寐以求的，既然人家抬你，有什么理由拒之不受呢？

圪泉出门，打了个“的”赶到章樟所在的酒店。

在大堂，圪泉看见了在等候他的章樟和越东。越东有些让他感到意外。越东也意识到了，解释说是文艺部唐主任非拉他来不可。章樟说我也是唐主任拉来的，与北京来的刘院长一起搞个访谈，过几天要见报。又说我在电话里讲了，刘院长看了您的画，十分欣赏，想推一推您，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不是人人都有这种机会的，一会儿多敬刘院长几杯酒，进去吧。

圪泉端的紧张起来，气有些喘不匀，惶惶地跟在章樟后面走进房间。酒至半，酒桌上气氛热烈，他认识的唐主任正兴致勃勃说着什么，见他进来打住，一边站起来与他握手，一边对坐主宾位着唐装，一派不凡气度的陌生长者介绍说院长圪泉来了，圪泉便走到唐装院长前面，伸出手恭敬道：刘院长您好，久闻大名。刘院长亦起身与圪泉握手，说见画如面呵。幸会幸会。这时唐主任指指一空位说：圪老师，先请坐了再慢慢聊。圪泉便走过去坐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倒是刘院长先开口，笑着对唐主任说：主任你接着刚才的讲。众人笑着附和：对，讲完，讲完。

唐主任笑笑说只剩结尾了。女画家开了门，见来的是画院吕副院长，喜出望外，因为她正在谋求调画院当专业画家，连忙请吕副院长到沙发上坐了，问院长喝茶？吕摇摇头。又问喝咖啡？吕还摇摇头。女画家想想，从果盘里拿起一只苹果，说院长稍等，我去卫生间把屁股洗洗。

满桌哄堂大笑，包括圪泉。刘院长笑着说幸亏在座的没有女画家，否则……章樟说女画家更喜欢听这种段子，偷着乐。一位叫孙大卫的中年画家说：不知吕副院长听了女画家要贡献屁股会不会再摇头？大家齐声回答：不会了，不会了。越东补充句：摇啥头，求之不得啦。

章樟笑说：这些年黄段子听了也不少，这洗屁股的段子最具含金量……

坐在章樟身边的文化记者老金说：这也不算啥，还有含金量更高的哩。越东揶揄说：你讲个含金量更高的给大伙听听。

老金扶扶眼镜说：行，这个段子被称为史上最深刻的段子……

唐主任忙阻止，说打住打住，今天是宴请刘院长，别跑题。说毕端起杯，举向刘院长：院长我再敬您一杯，祝画界泰斗永葆艺术青春。

不敢当不敢当，刘院长客气着一饮而尽。

这时，圪泉感觉到对面章樟瞄过来的眼神，遂端杯站起身走到刘院长跟前，说：久仰刘院长盛名，圪泉敬一杯。

喝毕，章樟说：今日是千里马遇伯乐，连敬三杯才是。

圪泉虽为难，还是听从章樟的提议连敬了刘院长三杯。

对于平时滴酒不沾的圪泉，过量了。

六

回到家已很晚，圪泉醉得一塌糊涂，倒下便呼呼睡去，这在圪泉很少有，弄得老伴很慌，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其实圪泉也模糊不清，半夜醒来脑瓜里一片迷茫：喝酒了？和什么人一起喝的？说了些什么话？自己是怎么回到家？想着想着又迷糊过去了。

再一觉就睡到窗子发亮。这是平时出门锻炼的钟点。他想起身，却行动不听指挥，身子沉沉的动弹不得。只是脑子清亮了些，像风吹走了里面的阴霾，渐渐记起昨晚的事，对了，是一个很豪华的宴会厅，顶灯像一棵倒悬的树，谁做东？当是唐主任，主客，自然是坐在唐右手那位穿红唐装、富态、印堂发亮的京城大腕，当然没人直呼大腕，而是叫他刘院长或刘主编，再就是唐手下的一干记者编辑，再就是章樟……越东……

早饭一碗小米粥下肚，圪泉完全消酒了，已能够回忆起昨晚经过的

事：正如开始章樟在电话中所讲，大佬刘院长应公安分局的邀请为一件涉案文物做鉴定，这中间看到也让他做鉴定的圪泉三幅画作，评价极高，说有两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地方上竟如此藏龙卧虎，再是想不到一个有如此艺术造诣的人被冷落，不为人知。他很激动也相信这位刘院长不是有意吹捧，以他的身份没有这个必要，另外从他对具体画作客观到位的评说现出他有极高的鉴赏水平。首先，从宏观上，刘认为他的山水画呈出一种苍茫虚远的宏大境界，具古人“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心意，观之让人震撼感动；在用笔着墨上，刘认为其技法虚实相生，欲露欲隐，画面墨色迷蒙，浑然沉着，呈茫茫渺渺之状，颇有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初始浑沌之态，特别在画作的用光上，刘更是赞不绝口，说在通篇的墨色中，忽然在或远或近或高或低处出现一道或几道既现且隐的白光，这白光又像是自然山水中升腾的一股弥漫之气，灵动柔弱，飘浮不亡，匠心独运，体现出大千世界无限丰富的景象，从而完成了画家对大自然的深切关照……他觉得刘真正读懂了自己的画作。

对了，后来就说到更实质方面，即如何把他“推到中国画坛应有的位置”上去。一番议论之后，渐渐形成以刘院长与唐主任的意见为主导的操作意向：首先以这桩画作失窃案为契机，报纸网络，广而告之；然后由唐主任在他的“艺海觅珍”栏目拿出一个整版做大型专访，配发画作，然后由章樟以群艺馆的名义搞一次大型画展。北京方面，刘院长也在自己的画刊做一个专栏，刊出画作以及由他本人撰写的评论，同时以画院的名义为其做一次画展。当然这一切活动都要邀请地方和京城新闻界跟踪报道……最后好像是唐主任说了句：圪泉兄行了，这遭行了，任何画家入了刘院长法眼，想不火都难哩。

圪泉想到这里，不由热血沸腾，额头上的血管突突地跳，他担心情绪的起伏会引起中风什么的，便起身把窗子打开，一阵夹着雪花的寒风迎面扑来，把他的脸打得生疼，但他并不回避，极目远望，他看到远处那座被画过多少遍的浮山已裹上一层银妆，不见本来面目。他突然觉得，此时的大山正如自己此时的处境，被遮蔽，藏而不露，而一俟春暖雪融，便会显出自己的“庐山真面目”，他庆幸自己终于要有出头之日了。

圪泉尽力压抑着心中的激越，开始铺纸作画，是送刘院长的。本来家里的存画很多，选一张满意的题上款即可。可他执意要为刘院长新画一张，一是体现自己的感激之情，另外想努力画出一张满意之作。对了，就画窗外风雪迷蒙的浮山，以泼墨画雪景堪为一绝，可尽显笔墨功夫。对了，名字就叫《雪藏》。他觉得其中的含意刘院长一定会懂得。

画为知己者作。